

无限惆怅开学季

□李仙云

又是一年开学季,望着那些“小皇帝、小公主”们在家人的百般呵护中一步三回头、胆怯地迈进校园,恍惚间竟有种时光叠合之感。隔着漫漶的岁月之河,我的思绪一点点聚焦到儿时家乡的那所小学。当年小小的我,穿着妈妈精心缝制的小花裙,背着那个像用“百家布”缝制的五颜六色的花书包,手里握着一颗大大的向日葵,一蹦三跳地走在上学路上,快乐得像只“无忧鸟”。

至今记得,和我最要好的伙伴在课件抓籽玩,手指灵活而修长的我,每玩必赢,那时年少不懂,锋芒太露,从不把赢的快乐让与他人。上学前班,老师说我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点名让我跳级。可在大一届的同学堆里我一万个不适应,就像误闯入犬窝的兔子,被孤立与冷落,幼小的我“玻璃心”碎了一地。其实回望儿时的校园时光,无论何种色彩与境遇,都像在心中亮起了一道彩虹,让人嘴角含笑、情思满怀。

上初一时,我曾在一所地处偏僻的子弟学校就读,在那段青葱岁月里,豆蔻年华的我们,已在懵懂中开始在心中划起了那道“三八线”。记忆中我的同桌斌爱捣蛋出洋相,他模仿能力无人能及,经常在课间做出各种怪相逗得我们笑岔了气。可记忆中他很少和女生说话,“男女有别”让他“冷漠”到和我这个同桌基本上从无语言交流。

多年后再次在同学微信群中遇到,提及对我的印象,他说:“那时你是副班长,漂亮而且厉害,让人难以接近。”原来当年“零沟通”的罪魁祸首,竟是年少时戾气满满的我。在那个清高气爽的开学季,我随父亲的一纸调令,转学进入了另一所中学。多年后的又一个开学季,斌给我寄来一大包当地的手工月饼,一股香甜从味蕾融人心间。同学是没有血缘的亲人,青春的校园生活,也是我们年少时最旖旎美好的时光。

高一那年的开学,我和俊俏而霸气的玲子,好像气场不和的冤家对头一样,每每相遇就“针尖对麦芒”,总能擦出怨怼的火花。后来玲子告诉我,有天她偶然看到我的笔记本,扉页是用娟秀字迹写的范公那首“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瞬间一首词融化了她心间的冰块,在我骄横的外表之下,看到了那颗与她一样烂漫而柔软的心。后来短暂的高中生涯,我竟与玲子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一年后我因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在那些人生最幽暗凄苦的日子里,玲子每到周末就来看我。而那些有黄叶飘零的开学季,卧于病榻无法再进入校园的我,心间总是被无限惆怅与寥落缠绕。

如今离开校园已半个甲子,而那些一年又一年的九月开学季,它承载和记录了我们学生时代多少令人难忘的记忆。曾被一段话深深触动:“走时光的背后,又有谁曾经走进了你的青春岁月?藏在心底的,一定是温存一生的永恒。”难忘开学季,感谢所有留存心底而温暖余生的同学伙伴。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我欠岳父一声“爸”

□缪建红

前不久,爱人在收纳、整理家中物件时,意外发现了岳父生前的一些遗物,包括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兵服役期间,南京军区某部颁发给他的10来张证书(有步枪、步骑枪、自动枪射击优秀成绩获得者荣誉证书,“技术能手”证书,“士兵文化学习”证书),以及原国家体委与解放军体育运动指导委员会制发的3张“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证明书”等。

一个女婿半个儿,看着眼前这10来张证书,让作为将近30年“半儿”的我想起了很多。岳父离开我们快4年了,家人对他的追忆和怀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去。

我和爱人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当年,我到重庆读书、她在武汉求学,虽然老家都是如皋乡下,但分别在一县之西北和东南,相距也不近。而且,她是随父母支边,从海南考到武汉的。我和她毕业时,各自都有打算,我原计划到上海读研究生,她分配时已筹备前往徐州报到……然而,最后我们不约而同先后来到南通,我比她早两个月。我分配到位于南园路的市计量局系统一个新成立的小事业单位,她分配在位于工农北路的市电子仪表局所属的一家大型国有集体企业。

20世纪80年代末,新分配的外地大学生已基本没有住房分配,大都住单位的集体宿舍,四到六人一间,可以延续大学时代的快乐单身汉生活。如果谈了恋爱准备结婚,单位的集体宿舍一般比较紧张;管理得特别严格的话,一般只好搬出去租住周边民房权做新房。

那个时候,新分配的大学生,无论找工作还是对象,在单位和社会上都是比较“抢手”的,而女大学生相对更稀缺。好在她一到南通才刚参加工作,一位共同的亲戚就热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两张文化宫电影院的电影票。从此,我们彼此就成了对方单位集体宿舍的常客。

我们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家父母这块很快基本“搞定”,但是,她的父母当时可是远在海南。

我们工作两年时,她在厂里找到一个去海南出差的机会:前往位于海南的一家销售单位催要货款。

而我只有向单位请假,才能与她一同前往。可能由于我平时工作表现还可以,再加上单位领导也很宽容,一下给我批了20多天的假,现在想来都有些感动。

轮船到上海、火车到广州、海轮到海口、长途汽车沿海南岛的“中线”到五指山

脚下的某县团级农场驻地。

好在那天到她家时,天已全黑,她父母在门口场地上纳凉,我这个“准女婿”正好就趁着夜色进了门……

按照如皋西乡部分地区的习俗,区别于自己的父亲“爸爸”,对于岳父和叔叔等,都叫“爺爺”(yaya,第二声)。我这个准女婿也就认真地叫了声“爺爺”。

岳父是军人出身,一米八几的身材,在部队时担任过连指导员,到了地方也是100来人单位的负责人,言谈举止和善中透出威严。

海南景色宜人,水果丰富。可是,我第一次去海南的这二十几天是在紧张、谨慎的“赶考”中度过的……就连返程前,也没能从岳父的表情中,读出我的考试成绩。

后来,我爱人告诉我,她父母对我的总体评价还不错。特别是我工作才两年,就能有技术文章在全国专业杂志上刊登。

我们结婚后不久,岳父也正式退休。落叶归根,岳父回到如皋老家,在乡下老宅基地上建了几间房子,过着恬静宜人的田园退休生活。

岳父天生勤快,将房前不大的一块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四时蔬菜,应接不暇,已然成为我们的供应基地。

每年秋天柿子成熟的季节,岳父总会将柿子采摘下来,分批次点好催熟剂,排列整齐,用筐装好,等我们回去拿。

过去,我们没有自家汽车,每次能拿的也不多。如果遇到我们工作忙,岳父就会骑上他的二八大杠凤凰自行车,驮着柿子送到南通来。

最温馨、也最令人回想的是,每次到岳父那儿,岳母忙着烧些好菜,岳父总要拉着我陪他喝几杯。

岳父年过80后,身体就大不如以往。他特别爱干净,好几次因为洗澡而着凉感冒,进而引发肺炎。好在我爱人的姐夫是医生,岳父都能得到及时治疗护理。

想不到的是,4年前,岳父再次生病,久治不愈,最终诊断为肺癌,基因检测也未能找到匹配的药物……

岳父离开那天,我参加市里的一个商务团组工作,人正在莫斯科,早上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她带着哭腔告诉我这一噩耗。

岳父是紧随我父亲离开我们的,前后间隔仅24天。我想,这样他们哥儿俩也好在那儿做个伴。

时代早就不同了,女婿称谓岳父“爸爸”很普遍。

回想起来,我欠岳父一声“爸”。

获奖记

□沈萍

一日,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奖征文启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了稿。时隔一个多月,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个邀请函,说我的那个征文获奖了,竟然是一等奖,邀请我参加颁奖大会。颁奖典礼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举行。

看到这里,我的心已飞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如果天上的馅饼掉下来,正好砸中我的话,我也只不过是这么个心情。邀请函里面还有几张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这些我不看了,肯定是去领奖的须知及会议日程。我拿出手机把那张获奖喜报拍摄下来。用微信发给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心想,这下儿子肯定隆重祝贺我了。我开心地在家里手舞足蹈。

可左等右等,等不来儿子祝贺的微信。他忙?还是没看见?再等等。大约半个小时,手机响了,是儿子的微信:“邀请函就这一张纸吗?有没有叫你汇款?”傻小子,不祝贺我,在想啥呢?我自言自语地打开另外的几张纸。越看越不对劲,飞向人民大会堂的心,顷刻又飞了回来。

那几张纸,详详细细地写着报名费、会务费、出版费、买书费等等,七七八八的费用共计人民币3650元,要我汇款到他们指定的一个账号上。这些还不包括来回的车程路费。但看到要游玩博物馆和颐和园、参加电视联欢晚会,想想将要发到的烫金奖杯、古铜色奖牌、大红证书,又觉得挺诱人。但我对儿子还是如实报来,把另外几张纸也拍成照片发了过去。

不一会儿,儿子来电话了。我觉得蹊跷,我和儿子基本上不打电话,一直都是微信联系。倘若打电话来,说明这事有点重要。他在电话里说:“妈,你在干嘛?坐下来好好听我讲。”我更是疑惑:“嗯,啥事啊,这么郑重其事?”儿子说:“这件事十分不靠谱,你获奖,应该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文章优秀,而是他们以盈利为目的。你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某某人退休在家就是这样被一堆乱七八糟的证书、奖牌骗去了数额很大的退休金,买了一堆无用的荣誉……”我的天,其实,我儿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这件事上,他对我,居然能这样地侃侃而谈。

我说:“噢,原来是这样啊。”我回答的态度不够坚决,儿子还是不放心,过了一会儿又发来微信,一条两条三条……我一数,竟然接连发来25条微信。

“汇款3600多元,可能不止这些,到了目的地,估计还要增加乱七八糟的收费名目。”

“哪有主办方给领奖作者那么多压力的。”

“征文获奖是作者得到钱,不是作者出钱。”

“今后不靠谱的征文少些投稿,以免被他们窃取信息。”

“花钱的证书没有一点意义。”

我回复:“好啦,你放心好了,我没有那么傻,不会给他们汇钱的。我也没钱。”他发来一个“偷笑”的表情。

大约半小时后,儿子又来一条微信:“今后凡是遇到陌生人叫你转账汇钱的,一律是诈骗。只要你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我回复:“噢,好的,知道了。”